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八十四　唐　歐陽詢　撰

寶玉部下　璧　珠　貝　瑪瑙　瑠璃　車渠　玳瑁　銅

璧

白虎通曰方中圓外曰璧璧之為言積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

爾雅曰璧大六寸謂之瑄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

尚書中候曰堯沉璧於河

周官禮曰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蒼璧禮天

左傳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又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又曰初衛莊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既出奔而入焉示之璧曰活我吾與汝璧己氏曰殺汝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又曰秋楚子圍許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

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祓除凶之禮也又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有大事于羣望而祈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乃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齋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

穆天子傳曰天子賔于西王母乃執白珪璧以見之

莊子曰孔子問子桑雽曰吾見逐於魯伐樹於宋親交益疎何也對曰子獨不聞假之亡與假國名也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彼以利合者迫窮相棄也天屬者迫窮相收也

孫卿子曰聘人以珪問士以璧

吕氏春秋曰魯郤成子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觴之陳樂而不樂乃送之以璧成子曰觴我以酒懽我也陳樂不樂告我憂也送我以璧寄託之也衛其有亂乎背衛

三十里聞寗殖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乃使人迎其妻子隅宅居之分禄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

戰國策曰齊欲伐魏魏使謂淳于髡曰敝邑有寳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髡入請説齊王曰魏齊之與國也伐之名醜而實危齊王乃止客謂齊王曰髡受魏璧馬王問髡曰先生有諸乎曰有之伐魏之事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臣於王何損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寳於王何傷又曰張儀為秦破從連

橫説楚王楚王遣使車百乘獻夜光之璧

史記曰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儀掠笞不服儀謂妻曰視吾舌存否妻曰存曰足矣又曰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又曰趙惠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王書曰願以十五城請易璧王召見藺相如遂遣奉璧西入秦秦王大喜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

趙王齋戒五日使臣奉璧今大王見臣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為戲弄無償趙王城色故臣復取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舍相如廣成傳相如使人從他道以璧還趙

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持金十斤白璧百雙聘莊子以為相莊子固辭

列士傳曰秦召魏公子無忌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將朱亥著猛獸圈中亥瞋目視之眥裂血

出濺猛獸猛獸終不敢動
漢書曰沛公見項羽鴻門步從間道走去軍使張良留謝羽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間至軍矣脫身逃還其軍故使臣獻璧羽受之
東觀漢記曰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辟朱暉為掾正月旦將軍當奉璧賀故事少府給璧時陰就為少府吏甚驕慢求不可得暉遥見就主簿持璧謂曰我素聞璧未嘗見借觀之主簿授暉暉授令使主簿遽白就曰朱掾義

士勿求之蒼䍦朝謂暉曰掾自視孰與藺相如

續漢書曰大秦國有夜光壁

鍾離意傳曰意為魯相省視孔子廟堂男子張伯剗草堦下土中得壁七枚懷藏其一以六白意意發甕中素書文曰後世脩吾書董仲舒壁有七張伯懷其一意召問之伯叩頭出之

物理論曰語曰士非玉壁談者為價

抱朴子曰安期生賣藥海邉始皇異之賜以金壁直數

千萬安期生去而置之於阜鄉亭以赤玉舃為報留書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又曰余聞唐堯之為君也捐金於山虞舜之承禪也抵璧於谷

中興徵祥説曰王者不隱過則玉璧見

戴延之西征記曰宋公諮議參軍王智先停相谷遣騎送道人惠義疏云有金璧之瑞公遣迎取軍進次於崤東金璧至脩壇拜受之又曰兾州博陵郡王次寺道人法稱告其弟子普嚴曰嵩高皇帝語吾言江東有劉將

軍是漢家苗裔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金一餅與之璧數是劉氏卜世之數也惠義以義熙十三年入嵩高山即得璧金獻焉

表魏陳王曹植獻璧表曰臣聞玉不隱瑕臣不隱情伏知所進非和氏之璞萬國之幣璧為元貢

梁范筠謝示璧表曰非郊禋有日禮天之寶肯降學校且興圓水之符已集絳玉玄珪未足云譬

檄梁吳筠檄江神責周穆王璧曰昔穆王南巡自郢徂

閩遺我文璧僉曰此津貫緯百紀荐歴千春念茲文璧故問水濵江漢朂之自求多益反我名瑞躍此華璧則富有漢川世為江伯如有負緘心迷懐舋情慼藏玉泥中匿珪魚腹使公孫躡波而長呼子羽濟川而怒目佽飛舞劒而東臨菑丘躍馬而南逐打素蛤而為粉碎紫貝其如粥又有川人勇俊處乎閩濮水居百里泥行萬宿右睨而河傾左咤而海覆乃把昆吾之銅純鈎之鐵被魚鱗之衣赴螺蚌之穴引澍東隅移燋北畠使蓬萊

之根鬱而生塵瀛洲之足淨而可掃按驪龍取其頷下之珠捌鯨魚拔其眼中之寶皇恩所被繫枯潤涸威之所加窮河絶漠顧子三思反此明玉

珠

爾雅曰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

廣志曰莫難珠其色黄生東夷有明珠稱夜光有大珠徑寸或圍二寸已上出黄支有至圓珠置之平地終日不停

山海經曰開明北有珠樹文玉樹
尚書曰淮夷蠙珠洎魚
大戴禮曰川生珠而岸不枯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舍于珠澤珠澤之藪方三十里
晏子曰景公為履黃金之綦連以珠良玉之句其長尺
氷月服之以聽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晏子曰
古者聖人制衣服冬輕而煖夏輕而清今金玉之履氷
月服之是重寒也

莊子曰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于崑崙之丘遺其玄珠使智索之而弗得使離朱索之而弗得也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又河上有人家貧窮其子沒川得千金之珠謂其子取石來鍛之曰夫珠必在驪龍頷下子遭其睡也使而寤乎尚奚微哉又曰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從上語下曰臚傳東方作矣事久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陵之陂生

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擪接其顪啄而以金椎控其頥徐别其頰無傷口中珠

王孫子曰昔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女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仲叔圉入諫靈公下席再拜曰寡人過矣

吕氏春秋曰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魚盡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又曰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

韓子曰楚人賣珠於鄭為木蘭之櫃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瑰玉緝以翡翠鄭人買其櫃還其珠可謂善賣櫃不可謂善鬻珠也又曰子胥出走邉候得之子胥曰上求我也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且曰子取之邉候憂而釋之

戰國策曰張丑為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欲殺我者人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我今已亡之矣而王不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奪我

珠而吞之燕王必且殺子刳子之腹反子之腸矣吾要且死子之腸亦且寸絶矣境吏恐而放之

淮南子曰明月之珠不能無纇又曰楚王亡其猨而林木為之殘宋王亡其珠於池中而魚為之殫

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髙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寸光照千里

漢書曰武帝時使人入海市明月大珠至圍二寸已下

又曰昭帝上官太后被珠襦廢少帝為昌邑王

列仙傳曰朱仲者會稽市販珠人漢高后時募市三寸珠乃詣闕上之賜金五百魯元公主私以七百金從仲求之仲獻四寸珠而去不知所之

漢武故事曰帝起神屋堂以白玉為簾瑇瑁為押

漢書曰董偃與母賣珠為業偃年十三隨母入館陶公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得幸

東觀漢記曰顯宗時鍾離意為尚書交趾太守坐贓千金徵還伏法詔以資物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

而不拜賜上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受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之

謝承後漢書曰孟嘗為合浦太守郡境舊採珠以易米食先時二千石貪穢使民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餓死者盈路孟嘗行化一年之間去珠復還又曰汝南李敬為趙相奴於鼠穴中得縏珠璫珥相連以

問主簿對曰前相夫人昔亡三珠疑子婦竊之因即去婦敬乃送珠付前相相慙追去婦還

續後漢書曰扶風人孫奮居富而性恡梁冀自以馬乘具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五百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劾奮母為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資財億七千餘萬

三輔故事曰秦始皇葬驪山起陵高五十丈下以水銀為泉以明月珠為日月

魏畧曰大秦國出明珠夜光珠真白珠夫餘出珠珠大如酸棗

魏志曰文帝問蘇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

蜀志曰宋豫使吳孫權遺豫大珠一斛

搜神記曰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緝績其人能泣珠又曰隨侯行見大蛇傷救而治之其後蛇銜珠

以報之徑盈寸純白而夜光可以燭堂故歷世稱焉又曰吳王夫差女名玉死亡童子韓重至冢前哭祭之女乃見形將重入冢遺徑寸明珠又曰有玄鶴為弋人所射窮而歸噲參參收養療治瘡瘡愈而放之後鶴夜到門外參執燭視之鶴雌雄雙至各銜明珠以報參焉

三秦記曰昆明池昔有人釣魚綸絕而去遂通夢於漢武帝求去鉤帝明日戲於池見大魚銜索帝曰豈夢所見耶取而放之間三日池邊得明珠一雙帝曰豈非魚

之報耶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合浦民善游採珠兒年十餘歲使教入水官禁民採珠巧盜者蹲水底刮蚌得好珠呑而出

裴氏廣州記曰鯨鯢目即明月珠故死不見有目精

幽明録曰漢武帝幸河渚聞絃歌之音俄而有老公及年少數人出皆長八九尺為帝奏樂飲酒老公顧命取洞穴之寶一人受命下没川底得一大珠徑數寸明

燿絕世上問東方朔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生此珠焉又曰王敦名吳猛猛至江口入水中命船人並進船至大雷見猛行水上從東北還逆船弟子問其故猛云水神數興波浪賊害行旅蹔過約勑以真珠一握爲信

賦梁吳筠碎珠賦曰明珠碎矣于州之隈視圓流而失轉見折水之亡迴謝驪宮之瑞飾粉靈蚌之神胎若有人兮聲茫眛芳徽斷兮明珠碎明珠碎兮愴何宣珠兮

珠兮不復全

銘晉江統真珠銘曰嗣茲陰景係晷太陽嘉彼令生㢘聲以章

貝

說文曰貝海甲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到秦廢貝行泉

爾雅曰貝居陸贆在水蜬音含大者魧音亢小者鰿音精今之細貝亦有紫色者出日南玄貝貽貝黑色者餘貾黃白文音治黃質白文餘泉白

黃文白質黃文也詩成是貝錦則紫貝也紫貝以紫為質黑為文點也 蚆葩博而頯庄軌反中央廣兩頭銳蟲 蜠大而險蟦小而橢橢狹而長

本草經曰貝子一名貝齒生東海

山海經曰陽山濁洛之水注於蕃之澤中多文貝又曰陰山漁水中多文貝又曰邽山濛水多黃貝又曰赤水之東蒼梧之野有文貝

歸藏曰有人將來遺我貨貝以至則徹以求則得有喜將至

毛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毛詩義疏曰貝龘䵷屬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大者有徑一尺六寸今九真交阯以為杯盤寶物也

春秋運斗樞曰搖光得江吐大貝

大公六韜曰商王拘西伯昌於羑里太公謂散宜生求珍物以免君罪之九江得大貝百馮詩作百朋

楚辭歌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

尚書大傳曰文王囚於羑里散宜生之江淮之浦而得
大貝如車渠以獻紂
鹽鐵論曰教與民改幣與世易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
石也
漢書曰文帝賜南越王尉佗書及衣佗因使者獻紫貝
五百又曰王莽時大貝四寸八分已上二枚為一朋直
二百一十六牡貝三寸六分已上一朋直五十么貝二
寸四分已上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已上一朋直十

不盈寸二分不得為朋每枚直錢三是為貨貝五品貝不盈六分不得為貨

廣州志曰凡有八紫貝最其美者出交州大貝出巨延州與行賈貿易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乃有大貝奇姿難儔素質紫飾文若羅珠不磨而瑩采耀光流思雕莫加欲琢靡踰在昔姬伯用免其拘

徐衷南方記曰班貝羸大者圍之得六寸小者圍之得

五寸在於海邊捕魚時時有得之者大貝出諸薄巨延州土地採賣之以易絳青
劉欣期交州記曰大貝出日南如酒杯小貝貝齒也善治毒俱有紫色
南州異物志曰交阯北南海中有大文貝質白而文紫天姿自然不假雕琢磨瑩而光色煥爛
相貝經曰相貝經朱仲受之於琴高琴高乘魚浮于海河水產必究仲學仙於高而得其法又獻珠於漢武去

不知所之嚴助為會稽太守仲又出遺助以徑尺之貝并致此文於助曰皇帝唐堯夏禹三代之貞瑞靈奇之秘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點謂之朱貝青地緑文謂之綬貝黑文黄畫謂之霞貝紫愈疾朱明目綬消氣鄣霞伏蛆蟲雖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有下此者鷹喙蟬脊以逐溫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文王請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殻懸於昭觀秦穆公以遺燕鼉可以明目遠察宜玉宜

金南海貝如珠礫或白駮其性寒其味甘止水毒伏貝使人寡欲無以近婦人黒白各半是也濯貝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黄脣點齒有赤駮是也雖貝使人病瘧墨㚇無皮是也𧴩貝使胎消勿以示孕婦赤帶通脊是也彗貝使人善忘勿以近人赤熾内殻赤絡是也醟貝使童子愚女人淫有青脣赤鼻是也碧貝使童子盜脊上有縷句脣是也雨則重霽則輕委貝使人志强夜行伏迷鬼狼豹百獸赤中圓是也雨則輕霽則重

賛晉郭璞貝賛曰先民有作龜貝為貨貴以文采賈以小大簡則易資犯而不過

瑪瑙

廣雅曰瑪瑙石次玉

廣志曰瑪瑙出西南諸國

玄中記曰瑪瑙出月氏國

魏畧曰大秦國多瑪瑙

涼州記曰呂纂咸寧二年盜發張駿陵得瑪瑙鍾榼

賦魏文帝瑪瑙勒賦曰瑪瑙玉屬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似馬腦故其方人因以名之命夫良工是剖是鐫追形逐好從宜索便乃加砥礪刻方為圓沉光内照浮景外鮮繁文縟藻交采接連嘉鏤錫之盛美感戎馬之首飾圖兹物之攸宜信君子之所服爾乃藉彼朱罽華勒用成駢居别趾煥若羅星

魏王粲瑪瑙勒賦曰遊大國以廣觀覽希世之偉寶總衆材而課美信莫臧於瑪瑙被文采之華飾雜朱緑與

蒼皁於是乃命工人裁以飾勒因姿象形匪雕匪刻厥容應規厥性順德御世嗣之駿服表騄騠之儀則

瑠璃

廣雅曰瑠璃珠也

集韻曰瑠璃火齊珠也

廣志曰瑠璃出黄支斯調大秦日南諸國

十洲記曰方丈山上有瑠璃宫

漢書曰武帝時使人入海市瑠璃

魏略曰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紺縹紅紫十種瑠璃
吳歷曰黃武四年扶南諸外國来獻瑠璃
諸葛恢集詒答恢令致瑠璃椀
南州異物志曰瑠璃本質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
自然灰狀如黃灰生南海濵亦可浣衣用之不須淋但
投之中滑如苔石不得此灰則不可釋
世說曰滿奮畏風在武帝瑠璃窓内坐實密似踈奮有
疑帝問之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又曰武帝嘗降王

武子供饌盤悉用瑠璃器又曰王敦尚主至石崇舍如廁畢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椀盛澡豆王取豆著水中飲之謂之乾飯

賦晉潘尼瑠璃椀賦曰濟流沙之絶險越葱嶺之峻危於是遊西極望大蒙歷鍾山闚燭龍覲王母訪仙童取瑠璃之攸華詔曠世之良工纂玄儀以取象准三辰以定容光映日曜圓盛月盈纎瑕罔麗飛塵靡傅灼爚旁燭表裏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能喻其清剛堅

金石勁勵瓊玉磨之不磷涅之不濁

車渠

廣雅曰車渠石次玉也

廣志曰車渠出大秦國及西域諸國

玄中記曰車渠出天竺國

蘇子曰車渠瑪瑙出於荒外今冀州之土曾未得其奇也

賦魏文帝車渠椀賦曰車渠玉屬也多纖理縟文生于

西國其俗寶之惟二儀之普育何萬物之殊形料珍怪之上美無玆椀之獨靈苞華文之光麗發符采而揚榮理交錯以連屬似將離而復并或若朝雲浮高山忽似飛鳥厲蒼天夫其方者如矩圓者如規稠希不謬洪纖有宜

王粲車渠椀賦曰侍君子之宴坐覽車渠之妙珍挺英才於山岳含陰陽之淑真飛輕縹與浮白若驚風之飄雲光清朗以内曜澤温潤而外津體貞剛而不撓理脩

達而有文兼五德之上美超衆寶而絶倫

瑇瑁

廣志曰瑇瑁形似黿出南海巨延州

周書王會曰伊尹謂湯曰請以玳瑁為獻

史記曰趙使於春申君欲誇楚為瑇瑁簪劍器悉飾以

瑇瑁

續漢書輿服志曰貴人助蠶瑇瑁釵

髙文惠與婦書曰今致瑇瑁梳一枚

南州異物志曰瑇瑁如龜生南方海中大者如籧篨背上有鱗大如扇發取其鱗因見其文欲取作器則煑之因以刀截任意所作冷乃以梟魚皮錯治之後以枯條木葉瑩之乃有光耀

魏繁欽詩曰何以表別離耳後瑇瑁釵

賦晉潘尼瑇瑁椀賦曰有瑇瑁之竒寶亦同旅于介蟲下法川以矩夷上擬乾而規隆或步趾於清源或掉尾於泥中隨陰陽以潜躍與龜龍乎齊風包神藏智備體

兼才高下斯處水陸皆能文若綺波背負蓬萊爾乃遐

夷效珍越裳貢職横海萬里踰嶺千億挺璞荒巒摛藻

辰極光曜炫晃昭爛熖艴嘉斯寶之兼美料衆珍而靡

對文不煩於錯鏤采不假乎藻績豈翡翠之足儷故犀

象之能逮

牋後漢班固與竇憲牋曰明將軍賜固瑇瑁簪

銅

尚書曰淮海惟揚州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

左傳曰鄭伯朝楚楚子與之金曰無以為兵使鑄三鍾

越絶書曰鄞山破而出錫若耶涸而出銅歐冶因為純鈞之劒

史記曰秦始皇鑄天下兵器為十二金人重各千斤

漢書曰凡律度量衡用銅者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為引者事之宜也竹長十丈高一丈唯竹篾軟而堅宜為之也

又曰吳有章郡銅山即招致

天下人之命者盜鑄錢以故無賦而國用饒又曰上使善相相鄧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在我何謂貧於是賜通蜀東道銅山鑄錢

華嶠漢書曰靈帝時遂使鈎盾令宋典繕治南宮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外又鑄四鍾皆受二千斛懸於堂及雲臺殿殿前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南道之費

魏畧曰明帝徙長安諸鍾簴駱駞銅人承露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又列坐於司馬門外

晉諸公賛曰司馬模居關中鑄壞銅人鑪簴爲金器以易穀

世語曰太康八年淩雲臺上生銅

林邑記曰林邑王范文鑄銅屋

贊晉郭璞赤銅賛曰昆吾之山名銅所在切玉如泥火炎其釆尸子所歎騐之汲宰

表梁沈約為柳世隆上銅表曰夫幣以周務貨以賑民
阜國康治莫尚乎此周氏致平始於圜法漢世幾厝資
於貫朽名鑪化金良工盡藝方將盈金中藏收功上苑
南楚陋其方府西京鄙其部内

藝文類聚卷八十四

藝文類聚卷八十五

唐 歐陽詢 撰

百穀部 穀 禾 稻 秔 黍 粟 豆 麻 麥

穀

爾雅曰中有岱嶽五穀魚鹽生焉穀不熟為饑仍饑為荐

周官曰揚州荊州宜稻豫州宜種麥青州宜稻麥兖州宜三種雍州宜黍稷幽州三種兾州宜黍稷并州宜五

種

大宰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

禮記曰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

又曰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

收斂

穀梁傳曰一穀不升曰歉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

饉四穀不升曰康五穀不升曰大侵大侵則君食不兼

味臺榭不塗有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

墨子曰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五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熟謂之大侵饉則大夫以下損禄五分之一旱則二凶則三餽則四饑大侵則盡禄廪食而已

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是故無道之君及無道之民皆不能積其盛有餘之時以待其衰不足也

師曠占曰黄帝問師曠曰吿多實不蟲者來年秋善五木者五穀之先欲知五穀但視五木擇其木盛者來年益種之

京房易逆刻曰天雨穀歲大熟

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年天下野穀旋生麻菽尤盛又曰欲征匈奴與竇固等議皆以為塞外草美馬不須穀按軍出塞無穀馬故事馬防言當與穀

論衡曰建武三十一年陳留雨穀蔽地視穀形若粢而

黒此夷狄地生穀也夷狄不食穀生於草野成熟委於地遭疾風與之俱飛風息穀集中國中國見之謂天雨穀也

風俗通曰牛乃耕農之本百姓所仰為用最大國家之為强弱也建武之初軍役亟動牛亦損耗農業頗廢米石萬錢天愛斯民扶助聖主事有徵應於是旅穀彌望野繭被山

曹瞞傳曰太祖嘗賦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

曰以小斛量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主者特當借汝死以厭衆不然事不解乃取問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

王肅喪服要記曰昔者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寧設五穀囊乎公曰不也五穀囊者起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山恐魂之饑故作五穀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為

魏志曰袁渙字曜卿為魏國郎中令及卒太祖為之流

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垣下穀者親舊也

江表傳曰諸葛亮聞恪伐徐詳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踈今使典主粮穀粮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為啓至尊轉之

王隱晉書曰鄧攸為吳郡吳人饑荒攸輒出臺倉賑之被劾輒出穀攸歎曰善不可為也

幽明録曰琅琊諸葛氏兄弟二人寓居晉陵家甚貧耗常假乞自給穀在圖中計日月未應盡而早以空罄始者故謂是家中相竊盗故復封撿題識而耗如初後有宿客遠来至巷口見數人擔穀從門出客借問諸葛在不荅云悉在客進語訖因問卿何得大糴穀主人云告乞充口云何糴之客云吾向来逢見人擔穀出為是何事主人兄弟相視竊自疑怪又看封題儼然如故試開圖量視無十許斛知前後所失非人為之也

謳魏陳王曹植魏德論謳曰於穆聖皇仁暢惠渥辭獻減膳以服鰥獨和氣致祥時雨滲漉野草萌變化成嘉

穀

啓梁元帝上穀充軍粮啓曰臣聞金城千仞必資守粟革車千乘其在饋實願武車綏旌列飛鴻之行陳奏辭受脤拚摯獸於貙虎賈逵渠水雖曰難蹤梁習勸農竊知自勉

禾

説文曰禾嘉穀也以二月而種八月始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

山海經曰崑崙墟上有木禾禾長五尋

尚書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歸周公于東作歸禾（敢隴也穎穗也禾各生一壠而共為一穗天下和同之象周公德所以致故歸之）

左傳曰鄭祭足帥師取成周之禾

孝經援神契曰德下至地則嘉禾生

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

史記曰管仲說桓公曰古之封禪者北里之禾所以為

淮南子曰后稷辟土墾草而不能使禾冬生

東觀漢記曰光武生於濟陽縣是歲有嘉禾一莖九穗

又曰淳于恭有盜刈恭禾者恭見之恐其愧因自伏草中盜去乃起

續漢書曰承宮琅琊人也甞在蒙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認之宮便推與而去由是發名

古今注曰和帝元年嘉禾生濟陰城陽一莖九穗安帝
延光二年嘉禾生九真百五十六本七百六十八穗
吳志曰赤烏七年宛陵言嘉禾生又曰會稽言嘉禾生
改年為嘉禾
晉起居注曰武帝世嘉禾三生元帝世嘉禾三生其莖
七穗
續搜神記曰廣陵巳丘人周晃者世以田作為業年常
田數十頃家漸富晉太元初秋收已過穫刈都畢明旦

至田禾悉復滿湛然如先即便更穫盈倉於此遂巨富

夢書曰禾稼為財田之所出夢見禾稼言財氣生

謳魏陳王曹植魏德論謳曰猗猗嘉禾惟穀之精其洪

盈箱協穗殊莖昔生周朝今植魏庭獻之廟堂以昭祖

靈

贊宋孝武帝清暑殿甍嘉禾賛曰維殷粤周有穗表禎

祥乎合矣超瑞鬲甍非原非澤乃瑞乃靈庶藉天貺廣

茲化清

稻

爾雅曰稌稻也說文曰稻稌也

廣雅曰稻穗謂之禾

廣志曰有紫芒稻赤穬稻白米稻南方有蟬鳴稻

禮記曰祭宗廟之禮稻曰嘉蔬

吳志曰鍾離牧山陰人少居永興自墾田種二十餘畝臨熟而縣民認取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民

江表傳曰孫亮五鳳元年交阯稗草化為稻

會稽典録曰夏香有盜刈稻者香助收之盜者慙送以還香香不受

贊晉湛方生庭前植稻苗贊曰蒨蒨嘉苗離離階側弱葉繁蔚圓株踈植清流津根輕露濯色

秔

說文曰秔稻屬也

廣雅曰秈秔也

廣志曰稉有烏秔黑穬

鄭氏婚禮謁文賛曰秔米馥芬婚禮之珍

魏文帝與朝臣書曰江表唯長沙名有好米何得比新成稉稻邪上風炊之香聞十里

袁淮觀殊俗曰河内青稻新成白稉

啓梁庾肩吾謝賚稉米啓曰出梁國租兼水陸之殊品伊尹說而不至石崇豪所未及遇處嘿之得賔同朗之舉著長河可塞上德無訓又謝湘東王賚米啓曰味重

新城香蹋澇水連舟入浦似彦伯之南歸積地為山疑馬援之西至不待候沙同新渝之再熟無勞拜石均遼倉之重湍前恩未遠次遲仍流墨翟假以故書裴楷懃其國賜又荅湘東王賚粳米啓曰竊以農夫力耕時逢儉歲蹂賤時澤必取豐年椓斛瀉珠嘉聞陶量翻庭委

王欣見馬圖

黍

爾雅曰秬黑黍秠一稃二米 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也

説文曰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

山海經曰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黍膏稷

禮記曰仲夏之月農乃登黍

毛詩曰黍離閔宗周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又曰今適南畆或耘或耔黍稷薿薿又曰芃芃黍苗隂雨膏之

吕氏春秋曰飯之美者南海之秬

韓子曰韓昭侯之時黍種甞貴甚有昭侯令人覆廪廪吏果竊黍種而糶之又曰孔子侍坐於魯哀公設桃具

黍哀公曰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噉桃左右皆掩口失笑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先桃之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以為上盛菓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於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蓏之下是侵上忽下也

史記封禪書曰管仲說桓公曰古之封禪鄗上黍所以為盛

淮南子曰渭水多力而宜黍

東觀漢記曰承宫將妻子入華蓋蒙陰山谷耕種禾黍

古今注曰宣帝元康四年長安雨黑黍粟和帝元興元年黑黍穂一禾二實或三四實生任城得粟三升八升

以薦祖宗廟

賦晉稽含孤黍賦曰余慎終屋之南榮有孤黍生焉因泥之濕遭雨之潤宿昔牙蘖滋茂甚速塗燥根淺忽然萎殞深感此黍不韜種以待時貪榮棄本寄身非所自

取彫枯不亦宜乎

粟

爾雅曰虋赤苗芑白苗虋赤粱粟也芑白粱粟也又曰粢稷今江東呼粟為粢也孫炎曰稷粟也

說文曰粟嘉穀實也粟之為言續也

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破木為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果蓏之實

左傳曰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

粟戸八鍾又曰冬晉荐饑乞糴于秦秦伯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論語曰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又曰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無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雒書説禾曰倉帝起天雨粟青雲扶日

六韜曰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

晏子曰北郭騷見晏子託以養母晏子分倉粟府金以遺之騷辭金受粟

春秋說題辭曰粟五變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粟四變曰米五變而蒸飯可食

孔叢子公儀曰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曰為費而無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酒是辭少而受多也於義無名於分則不全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貧至及困乏將絶先人之祀

夫所以受粟為周之也酒脯則所飲讌也方乏於食而乃飲讌非義也吾豈以為分哉度義而行之又曰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受而班門人之無者子貢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今而施人無乃乖彼意乎子曰吾受而不辭為季孫之惠受不為富惠於一人豈若數百人哉

莊子曰莊周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金可乎周忿然曰若乃言此不如早索我

枯魚之肆

商君書曰金一兩生境内粟一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内金一兩死於境外國好生金於境内則金粟兩死府庫兩虚國弱好生粟於境内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國强

呂氏春秋曰飯美者不周之粟

史記曰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往歸焉值武王東伐紂叩馬諫左右欲刃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

王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又曰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至貴巳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以此起富又曰漢興七十餘年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也

賈誼書曰鄒穆公有令食鳬鴈者必以秕無敢以粟於是倉無秕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秕吏以請曰秕

食鳧鴈爲無費也今求粃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粃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爾知也夫百姓餉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敢惰者豈爲鳥獸哉粟米人上食也柰何其以養鳥且汝知小小計而不知大害

漢書曰東方朔曰侏儒長三尺餘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

淮南子曰黄帝治天下力牧泰山稽輔之狗彘吐菽粟

於道路而無分爭之心又曰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
説苑曰高平王遣使者從魏文侯貸粟文侯曰須吾租
收邑粟至乃得也使者曰臣初來時見瀆中有魚張口
謂臣曰吾窮水魚命在呼吸可得灌乎臣謂之曰待吾
南見河伯之君決江淮之水灌汝口魚曰為命在須臾
及須決淮之水比至還必求吾於枯魚之肆今高平貧
窮故遣臣諸君貸粟乃須租收粟至者大王必求臣死
人之墓矣

古今注曰武帝建元四年天雨粟宣帝地節三年長安雨黑粟竟寧元年南陽山都縣雨粟色青黑味苦大者如小豆小者如麻子

風俗通曰燕太子丹仰歎天為雨粟

桂陽先賢書賛曰成丁郴人能達鳥鳴為郡主簿與衆人俱坐聞雀鳴而笑曰東市輦粟車覆雀相呼往食之衆人遣視信然

氾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

粟者弗能守也夫穀帛實天下之命衛尉前上蠶法今上農事人所忽畧衛尉勤之可謂忠國憂民之至

書漢鼂錯上書曰利民欲者莫如用爵致粟矣能以粟拜爵者皆民之有餘者也取有餘以給塞下之食則富人有爵而貧民損益於征賦矣此以有餘補不足而貧富之民各得其願也

豆

物理論曰菽者衆豆之揔名

龍魚河圖曰歲暮夕四更中取二七豆子二七麻子家人頭少許髮合麻子豆著井中祝勑井吏其家竟年不遭傷寒辟五瘟鬼

管子曰桓公北伐山戎以戎菽遍布於天下

鶡冠子曰兩葉蔽目不見太山雙豆塞耳不聞雷霆

史記曰棄為兒時好種樹麻菽麥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太原人也與周黨相友黨每過仲叔共啜菽飲水無菜茹又曰劉平嘗為餓賊所劫叩頭

曰老母飢少氣力待平為命願得還飯食母馳来就死涕泣發於肝膽賊即遣去乃擲三升豆以謝賊恩

古今注曰宣帝元康四年南陽雨豆

呉志曰趙達善筭使人取小豆數升播之席上立知其數

王隱晉書曰時王浚稱制邊垂潛使人問霍原原不荅浚既銜之有遼東内徙三百餘人依山為賊意欲刧原為王亦未能行時有謡曰天子在何許近在豆田中豆

者為霍浚遂害原懸其首諸生悲哭其中

鄴中記曰石勒諱胡胡物改名名胡麩曰麻餅胡綏曰香綏胡豆曰國豆

笑林曰有人弔喪并欲賫物助之問人可與何等物人荅曰錢布穀帛任卿所有耳因賫大豆一斛相與孝子哭喚柰何已以為問豆荅曰可作飯孝子哭復喚窮已曰適得便窮自當更送一斛

雜五行書曰常以正月日亦用月米以麻子七枚赤豆

二七枚著井中辟温病甚神效與龍魚河圖語小異故重取

賦張翰豆羮賦曰乃有孟秋嘉菽垂枝挺英是刈是穫充簞盈筐香鑠和調周疾赴急時御一杯下咽三歎時在下邑頗多艱難空匱之厄固不綴惟追念昔日啜菽永安

麻

爾雅曰枲麻黂枲實黂麻子也黂字麻母直麻麻之有子也

廣雅曰黂麻也

毛詩曰丘中有麻又曰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又曰麻麥幪幪

禮記曰仲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淮南子曰汾水濛濁而宜麻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太原人也與周黨友嘗遺其生麻仲叔歎曰我欲省煩耳受而不食

風俗通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贊晉郭璞麻贊曰草皮之良莫貴於麻用無不給服無

不加至物在邇求之好遐

麥

毛詩曰爰采麥矣沬之北矣

左傳曰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曰晉侯夢大厲公覺名桑田巫巫曰不食新矣六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

家語曰宓子賤為單父宰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

父單父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冦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皆使出獲麥可以益粮且不資冦三請而宓子賤不聽俄而齊冦逮乎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曰民寒耕熱芸曾不得食可不哀哉猶可有告而不聽非所以也宓子蹵然曰今兹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得獲是使民樂有冦也且單父得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强喪之不加弱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媿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莊子曰儒以禮詩發冢小儒口中有珠詩曰青青之麥生陵之陂生不施死何含珠為

史記曰箕子朝周過故殷墟見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黍禾油油

漢書曰武帝外事四夷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五穀最重粟麥

東觀漢記曰髙鳳南陽人誦讀晝夜不絕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以竿授鳳令護雞受竿誦經如故天大雷暴雨淹流鳳留意在經史忽不視麥麥隨水漂去又曰張堪為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續漢書曰桓帝時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

曹瞞傳曰太祖嘗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

士皆下馬持麥以相付時太祖馬騰入麥中勑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率下然孤為軍帥不可殺請自刑因援劒割髮以置地

諸葛恪別傳曰孫權嘗饗蜀使費禕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焉

博物志曰近世有田夫至巧而不自覺也其婦稱之猶不自信乃削木為麥入市糴之糴者無疑歸磨乃覺非

麥

晉中興書曰苻健洪弟三弟健陰圖關中陽使其徒種麥示無西意

秦子曰孔文舉為北海相有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文舉殺之又有母病瘥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鄰熟麥而進之文舉聞之特賞曰無有來討勿復盜也盜而不罪者以為勸於母飢哭而見殺者以為形慈而實否

奏魏黃覲曰今年麥苗雖好臨熟多雨而悉復偃壞小

麥畧盡惟穬麥大麥頗得半收耳

布帛部　素　錦　絹　綾　羅　布

素

釋名曰素樸素也已織則供用不復飾也

毛詩曰素衣朱繡

禮記曰天子素帶朱裏

范子計然曰白素出三輔

揚雄荅劉歆書曰天下上計孝廉及内郡街卒會者雄

常把三寸弱翰筆賫油素三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
擿次之鉛槧二十七歲於今矣
東觀漢記曰鄭據守正盡節賜據素六十匹由是顯名
班固與弟超書曰今賫白素三匹欲以市月氏馬蘇合
香闟登
鹽鐵論曰縞素不能自分其緇墨賢聖不能自治其亂
也
詩古詩曰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

五丈餘以縑持比素新人不如故

賦漢班婕妤擣素賦曰若乃廣儲懸月暉水流清桂露朝滿涼衿夕輕改容飾而相命卷霜帛而下庭曳羅裙之綺靡振珠珮之精明若乃盼睞生姿動容多製弱態含羞妖風靡麗於是投香杵叩玟砧擇鸞聲爭鳳音梧因虛而調遠柱由貞而響沉散繁輕而浮捷節疎亮而清深調非常律聲無定本任落手之參差從風飈之近遠或連躍而更投或暫舒而長卷侈長袖於妍袂綴半

月於蘭襟表纖手於微縫㢘見跡而知心計脩路之遐夐恐芬芳之易泄書既封而重題笥已緘而更結

錦

說文曰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制字帛與金也

毛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又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左傳曰狄滅衛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歸公乘馬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又曰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年少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

墨子曰古之人未知為衣服衣皮毛今則厚斂百姓以為錦繡文采靡曼之衣

説苑曰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前

田子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子父死於戰以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為足矣今滋甚也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

漢書曰韓生説項羽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羽見秦皆已燒殘則乃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又曰宣帝時呼韓邪單于来朝賜錦帛九十匹

漢武内傳曰帝見西王母巾器中有一卷小書盛以紫

錦之囊

漢官典職曰尚書郎入直中宮供錦被

魏文帝詔羣臣曰前後每得蜀錦殊不相似

蜀志曰先主平益州賜諸葛亮法正張飛關羽錦各千

匹

環氏吳記曰蜀遣使吳齎重錦千端

異物志曰錦鳥文章如丹地錦而藻績彩文俗人見其

端正似錦因謂之錦鳥

神仙傳曰淮南王為八公張錦綺之帳燔百和之香

世說曰石崇錦步鄣四十里

魏志曰景初中賜倭女王絳地蛟龍錦五匹

詩古詩曰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

啓梁皇太子謝勑賚魏國所獻錦等啓曰山羊之毳東燕之席尚傳登高之文北鄴之錦猶見胡綾織大秦之

草戎布紡玄菟之花

梁元帝為江夏王安豐謝東宫賚錦啓曰舒將並石堪

来暮雨縈持結纜剩可蕩舟秦川書字妙能八體鄴縣登髙真堪九日宋姬贈馬未足為榮馮媛乘車方兹非寵又謝東宫賚辟邪子錦白褊等啓曰江波可濯豈藉成都之水登髙為艶取映鳳皇之文至如鮮潔齊紈聲髙趙縠色方藍浦光譬靈山試以照花含銀燭之状將持比月亂含璧之暉

絹

廣雅曰縏總鮮文文縠絹也

華嶠後漢書曰陳實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盜夜入其家止於梁上實陰見之乃自整拂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耳如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于地實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然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縣無復盜竊

魏畧曰文帝在東宮嘗從曹洪貸絹百疋洪不肯與及洪犯法自分必死既得原上書謝

孔舒元在窮記曰賊来入門時家見在絹布三千餘疋及衣被器物皆令婢使輦出著庭中恣其所取由是皆競取財物不暇復見殺

晉公卿禮秩曰品第一者春賜絹百疋秋賜二百疋

王隱晉書曰王尼見太傅越曰公負尼物越荅初不識此事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賊盜公行是與自盜無異也今君左右有屋舍尼獨窮困是亦明公負尼物也越意解大笑與尼絹五十疋

晉陽秋曰胡威少有志尚厲操清白父質為荆州威自
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童僕威自驅驢單行拜見父停
廐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其絹一疋為道路糧威跪
曰大人清髙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禄之餘故
以為汝糧耳又曰桓温入蜀聞有善星者夜執其手於
星下問國作脩短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宫氣候決
無虞五十年外不論耳温不悦送絹一疋錢五千與之
星人詣主簿習鑿齒曰受令旨自裁乞命為摽揭棺木

問其故曰賜絹令僕自紋乞錢以買棺故知之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吾聞子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絹以戲君錢供資糧是聽君去耳星人喜以言詣溫溫笑曰君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也

趙書曰石勒參軍周雅為館陶令盗官絹數百匹下獄後每設大會使與俳兒著介幘絹單衣優問曰汝為何官在我俳中曰本館陶令計二十數單衣曰政坐耳是故入輩中以為大笑

表梁沈約謝立皇太子賜絹表曰臣聞重離在天八紘之所共仰明兩作貳萬國所以咸寧太子體岐弱載表膚冲茂典册既升休祚方遠率土合歡遐邇均抃天情載洽慶賜必周幣帛嘉貺猥班庸劣

啓梁沈約謝賜軫調絹等啓曰霜紈雪委霧縠氷鮮昔劉氏歸國未聞漢儲之禮曹植還藩非降魏兩之賜恩愈枉道貢深束帛又謝安出門宮賜絹綺獨啓曰桓室金縷本非所議孟姬作具獨若未周慈澤曲臨珍華兼

重製為美服隻綺易儔舉而不息三夜有待又謝勑賜絹葛啓曰素采水華絺文霜潔變溽暑於閨閤起凉風於襟袖

梁庾肩吾荅武陵王賚絹啓曰清河之珍丘園懋其束帛闗東之妙潛織陋其卷綃遂使鶴露宵凝輕絺立變鴈風朝急冶服成温

周王褒謝賚絹啓曰似遂安車之徵如輕殿中之對臣善識山川應圖方丈𦙍能臨水必不棄書

綾

釋名曰綾者其文望之似氷紋之理也

太公六韜曰夏殷桀紂之時婦人錦繡文綺之坐席衣以綾紈常三百人

漢武帝内傳曰西王母侍女服紺綾之袿

漢官典職儀曰尚書郎直供青綾白綾被

魏畧曰大秦國有金縷雜色綾其國利得中國縑素解以為胡綾

苻丕荅謝玄書曰今往大文綾羅各五十匹

世説曰武帝嘗降王武子供饌槃悉用瑠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褶以手擎飲食

荀朂為晉文王與孫皓書曰今餉雜色綾千端

晉令曰第六品已不得服今縝綾錦有私織者録付尚方

咸康起居注曰詔臨邑王使主范柳所貢物多降綾是其所珍可籌量增賜

啓梁庾肩吾謝武陵王賚白綺綾啓曰圖雲緝鶴鄴市稀逢寫霧傳花叢臺罕遇雖復馬均騁思比巧猶慙虞卿受金方恩未重此扁舟獨反燕路有心載寶言歸衘珠無日

書梁庾肩吾荅餉綾綺書曰潔同雪霜華踰紵綺長裾可曳無愧王門之賓廣袖將裁翻有城中之製

羅

釋名曰羅文羅疏也

太山黃庭經曰黃庭為不死之道受者齋九日金蘭鳳文之羅四十匹

范子曰羅出齊郡燕丹子曰荆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揕其胷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絶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劒可負而伏秦王乃奮地而起遂殺軻

淮南子曰齊俗有詭文繁繡弱緆羅紈

王孫子曰隨珠耀日羅衣從風

雍門子說孟嘗君曰令足下下羅帷来清風

世說曰武帝嘗降王武子婢百餘人皆綾羅袴褶手擎

飲食

啓周庾信謝趙王賚皂羅袍袴啓曰懸機巧緤變躡奇

文鳳不去而恒飛花雖寒而不落披千金之暫暖棄百

結之長寒永無黃葛之嗟方見青綾之重對天山之積

雪尚得開衿冒廣厦之長風猶當揮汗白龜報主終自

無期黃雀謝恩竟知何日

布

禮記曰仲夏月毋暴布又曰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尺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

左傳曰諸侯攻偪陽主人懸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絶之隊則又懸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

晏子曰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中有水而赤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秦繆公乘龍理天下以黄帝布裹蒸棗至海而投其棗布故水赤蒸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

佯問子耳對曰嬰聞佯問者亦佯對之

呂氏春秋曰戎人見暴布者問曰何以為此莽莽也指麻而示之怒曰熟灌灌可為莽莽也

韓子曰衛人有夫妻禱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必少也妻曰益則子將取妾矣

史記張騫傳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賔布又曰公儀休相魯見布好而疾出家婦燔其機又曰貨殖傳曰通邑大都布千鈞比千乘家

神異經曰南荒有火山長四十里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得暴風不熾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恒在火中不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即死取其毛織以作布用之若垢汙以火燒之即清潔也

烈女傳曰楚江乙母者楚大夫江乙之母也當恭王之時乙為郢大夫有入王宮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黜之處家無幾其母亡布八尋言令尹盜之王方在小曲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也寡人不為其富

責不行法焉若不盜而誣之楚國有常法常法謂誣罪人其罪罪之母曰令尹非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王曰柰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為令尹也道不拾遺民不關閉而盜賊自禁今令尹之法治也耳目不明盜賊縱橫是故盜妾之布是與使之何異王曰令尹在上冦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昔者妾子為郢大夫人盜王宮中之物妾子坐而黜之妾子亦豈知之乎終然坐之令尹獨何以不坐是為過也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令吏償

母之布因賜金十鎰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干王哉王名江乙而用之

漢書曰文帝徙淮南王長道中死時民謠曰一斗粟尚可舂一尺布尚可縫兄弟二人不相容又曰成帝許皇后上疏曰妾誇布服糲食又曰太公以布為貨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疋

華嶠後漢書曰王允與吕布及士孫瑞謀誅董卓有人書吕字於布上負而於市歌曰布乎布乎有告卓不悟

三年四月帝疾愈卓入市布持矛刺卓兵士趣斬之

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使民男女入山採葛作黄絲布獻之

吳王先賢行狀曰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以後將改過子既已宥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曰是知恥惡知耻則善心將生故與勸為善也

典畧曰蘇秦如趙逢其鄰子於易水之上從貸一匹布

約償千金鄰子不與

廣志曰桐木其葉有白毳取其毳淹漬緝織以為布

聖證論曰梁冀時布有垢則洗之於火

裴氏廣州記曰蠻夷不蠶採木綿為絮皮圓當竹剝古綠藤績以為布

燕書曰宋該字宜弘為右長史太祖會羣僚以該性貪故賜布百餘疋令負而歸重不能勝乃至僵頓以愧辱之

俗說曰桓豹奴善乘騎亦有極快馬有一諸葛郎自云能走與馬等桓車騎以百匹布置埒令豹奴乘馬諸葛競走先至者得布便俱走諸葛桓與馬齊欲至埒頭去布三尺許諸葛一透坐布上遂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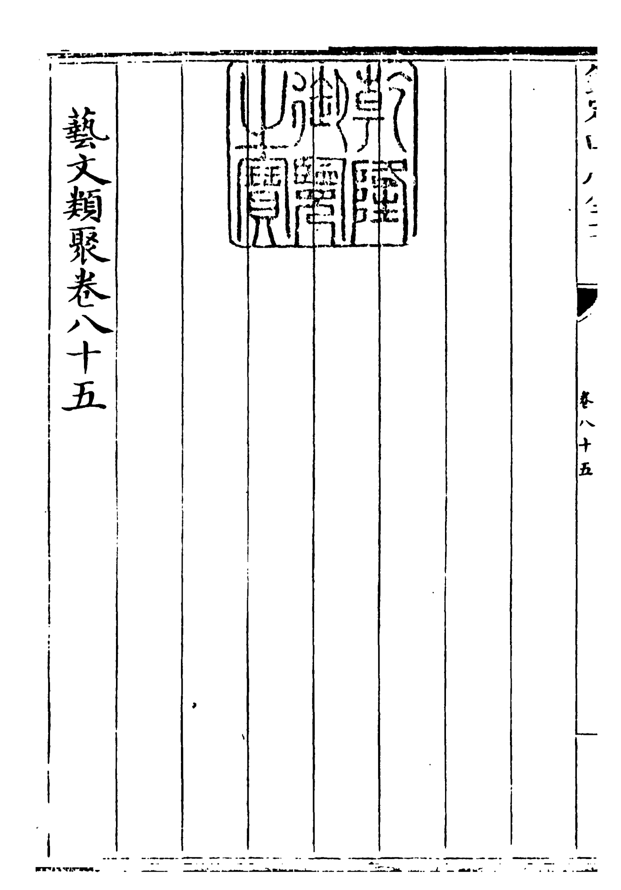
笑林曰沈珩弟峻字叔山有名譽而性儉悋張溫使蜀入內良久出語溫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無麤者溫嘉其能顯非

賦晉殷臣奇布賦曰惟泰康二年安南將軍廣州牧騰

俟作鎮南方余時承乏忝備下僚俄而大秦國奉獻琛来經于州衆寶既麗火布尤奇乃作賦曰伊荒服之外國逺大秦以為名仰皇風而悅化超重譯而来庭貢方物之綺麗亦受氣於妙靈美斯布之出類禀太陽之純精越常品乎意外獨詭異而特生森森豐林在海之洲煌煌烈火禁焉靡休天性固然滋殖是由牙萌炭中頴發燼隅葉因焰潔翹與炎敷焱熒華實焚灼蕚珠丹輝電近彤炯星流飛耀衝霄光赫天區惟造化之所陶理

萬端而難察燎無爍而不燋在茲林而獨昵火焚木而弗枯木吐火而無竭同五行而並在與大椿其相牽乃採乃析是紡是績每以為布不盈數尺以為布帊服之無斁既垢既汙以焚為濯投之朱鑪載燃載赫停而冷之皎潔凝白

啓梁劉孝綽謝越布啓曰比納方綃既輕且麗珍邁龍水妙越島夷



乾隆御覽之寶

藝文類聚卷八十五